

八通關札記 ㊟ 賴閔聰

瀛苑副刊

循著陳有蘭溪溪谷右岸的山徑（日治八通關越嶺道），沿途一面向陽，沐浴在燦亮溫煦的曦光裡；一面背陽，穿梭在密鬱沁涼的高大喬木林木中。再跋涉了近十七公里之後，我來到了濛著薄暮，飄著嵐氣的八通關。

卸下了沉重的登山背包，肌餓不斷地催促我加緊撿拾松枝以及生火的行動。不到半個鐘頭，我焦躁的胃得到了一個滿意的答案。鮮嫩可口的箭竹筍湯，則是另一個驚喜。

炊事所剩的餘火在八通關木屋外，將熄未熄。為了寒凍的夜晚著想，我再放入了幾根粗逾人臂的二葉松枝幹。勁厲的山風加上松脂，燃爆起熊熊的烈焰，散發出濃郁的馨香。向晚的八通關草原霞光滿天，將偌大的箭竹海映成金色的麥浪，隨著晚風俯仰，層層推送。

夜幕迅速來襲，氣溫陡然下降。我必須收藏起對山下紅塵世界的想念，因為今夜陪伴我的，只有一堆柴火，與破落的鼠狼。我永遠忘不了幾年前，一隻黃鼠狼聯合幾隻肥胖的山鼠，潛入木屋內，將我辛苦馱運上來的香腸肉乾連叨帶拖地劫掠一空，在我惺忪的睡眼中，他們成了視若無睹、目無法紀的暴徒。不過，話說回來，在山上他們畢竟是老大的，我們只是不速之客。因此，交點「過路費」應該是合理的。然而，今晚我仍不期待他們的出現。

山上的夜來得似乎特別的早，但是如果都窩在睡袋內，那可真糟蹋了大好良宵。於是披衣而起，信步漫遊。屋外的世界，沉浸在一片澄澈的月光中，猶如柔和迷離的夢境。西邊夜幕的巨大剪影，即是肅穆的玉山東峰和北峰山頭。

似提開也的鼻瞄我的
過，的鼠翔長掃比我的
洗吼躍龜滑起眼遠引
浸鳴活面始拱黃，吸引
泉羌天白開，的界較
山山一；子，銳世後
的及物鬧，身精夜最
冽以動喧雙抖抖用的，
寒嘯是嘈的抖用上過
被尖正吵濛，抖正上
彷彿鼠這，揉揉站角…
，的因為一起揉站角…
星落，聚，沼；動鬧得
繁彼夜群，出土進而熱
點起的也鑽的前機，
點此寂菇中凜的苗伺的
與。沉花洞泥筍，靜聽
月亮亮個小樹從竹靜聽
的而并非是，豬的動、
潤澈並林中，豬的動、
圓明這森林，幼鼠輩的
，我這森睡；幼鼠輩的
晶的醒始結練朝著樹們還

「看我雌溫
的又食素低
特殊我覓樸許
特，動的也
鵲的跳褐，
林常回灰音
背往來色哨
栗如，羽眉
。一鳥，兩翼白
突然。雄兩翼白
突我雀一金
的了我朱了
樣醒紅雜耳
一喚酒混悅聽
時聲的也揚動
來叫艷其中高脆
像鳴紅艷其中高脆
，就澤紅艷其中高脆
去…色粒時更
離…匹幾的音
的、外留霧，
夜、屋殘晨係
上、匹到了昨鳥的
山匹到昨鳥的

白即串，的山淡扮
。她們成播，立玉香裝
至她。遠挺的花地。
然而，來名風貴，碌我
翻年前下艷迎珍立忙了
也餘定黃菊金亭，引來
季一百，地線、亭姑也
花一長毛鏽竹，村，蝶
，說滋的灣石民的蝶
溪，據衍苞臺山住上蜂
潺，繁花的玉原山了
水族，狀密的灣是來
流家根，細瓣臺或招
雪的大的生鈴緻花的婦
融大的地的精緻狀地貴
的最大的地的精緻狀地貴
冽是此綻放於齒道的草原
清菊到此綻放於齒道的草原
，國士粉紅。紅則歐通
原法教、移民粉，分八
草的傳白、移、…不的
的心的國、歐、…不的
夏黃法紅、歐、…不的
初瓣隨紫也高佛雅彩繪

還公築公的
處多建辦公的
遠百製、斑駁
不六木舍觸
址二千的宿撫
遺拔巨官低
所海此警。
在在如、譜
駐像模所之
日本想規待人
了，難著招待
到，矗內約
來周經，眷
，四曾所家
叢顧然在
花環竟駐連
簇。的，的
過遺跡，的
穿盤間照應
地營山舊一
唏有尺物室等

浴池、門檻，指縫中篩落一地的碎磁片。其旁的清營盤徒留地基已不復辨識。

似乎，長辮子的清「飛虎軍」兵勇昨夜才拔營離去；黑制服的日子仍持著機關槍，以及「村田武」步槍，神情肅然地與據守天險、頑強抵抗的郡社布農鏖戰。

在八通關，我與歷史擦身而過。

跨過日人留下的靶溝（不少為自由而戰的布農勇士命喪於此），來到危崖崩壁，聳峙的「金門」，午後空中，迎著共鳴的，不馴的，翹起前湧，是幽深的一隻鳳頭山風發飄忽不定、桀傲不馴的，維持一個王者，巧翼與強勁的牠是大地。

東方天空的寥寥星子，帶來了夜的訊息。冷卻的陽光色彩紛呈，分秒細微地變化著，嫣紫配紅霞光滿天。我想該是升火造飯的時候了。

走到小屋附近二百多公尺外的溪流，悠閒地淘米洗菜。菜的來源是隨處可得。幾隻灰鶯和色小路上飛，而唯有必須加快的腳步，菜的山泉，瑩澈甘美。跳躍啄食木屋的條的草原，可辨。我必須加快的腳步，如來白耳畫眉的嘹亮鳴叫，依稀可辨。我必須加快的腳步，這種陌生的感覺。

屋內溫熱的柴火讓我定下神來。儘管來過八通關不下十次，但白霧迷離的遼闊草原，依舊令人惴然難安。我不愉快地

咀嚼略微苦澀的野菜，特殊的馨香喚醒了被文明寵壞了的味蕾。飯後則慢慢地消化了這幾天的回憶。

幽亮的銀輝，遍灑在屋前的空地上。嗯，又是一個晴朗的夜晚。我拉緊外套，席地而坐。讓內心逐漸地澄靜下來，得以清楚地審視，面對自我。心中有些東西慢慢地盤旋、迴轉、沉澱、剝離，某種生命的本質或事物的真相也相繼浮現。一種強烈的喜悅與原始的寧靜不斷地澎湃、震盪。最後是一隻笨拙的山鼠推東倒西的聲響，打斷了我冥想、體悟的進行。

我知道，這又是動物們一天的開始！想起了飛鼠從樹洞探出頭，那種憨愚可愛的神情，不禁莞爾。拉上睡袋的拉鍊，在柔黃的月光下，我的嘴型繼續保持歡愉的弧度，沉沉地睡去。

晚安，喔！不，早安，我親愛的小朋友們，祝你們玩得愉快！